

現代文學叢刊

戴茜米勒爾

詹姆士作

林疑今譯

中華書局印行

刊叢學文代現

Henry James: Daisy Miller

爾 勒 米 茜 戴

著斯姆詹國美

譯 今 凝 林



行 印 局 書 華 中

民國二十三年九月發行
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再版

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一一六號

現代文學叢刊 戴茜米勒爾 (全一冊)

◎

實價 國幣六角

(郵運匯費另加)

著者

Henry James

者

林

疑

今

行者

中華書局有限公司
代表人 路錫三

刷

者

上海澳門路
美商永寧有限公司

明

中華書局發行所

埠

中華書局

譯後小記

亨利詹姆斯(Henry James)是國際小說(International novel)底創造者，一八四三年生於美國紐約，受過優秀的家庭教育，幼時曾在歐洲遊歷多年，二十歲才回國。他的父親是有名的神學家——同時又是哲學家——他的兄弟威廉詹姆斯(William James)是現代大哲學家，以倡導實用主義著名，曾著心理學原理，實用主義，宗教經驗種種等，名震全球。亨利詹姆斯很受俄國屠格涅夫的影響，早年還有浪漫主義的傾向，到了後來漸變為純粹的寫實派。戴茜·米勒爾是他成名的作品，也可以說是他的代表作；他擅長心理描寫，尤其是美國女子的心理，作者能够描寫得非常細膩，有時連女作家都趕不上。戴茜·米勒爾是美國十八世紀末典型的女性，從一八六〇年到一八七〇年，你在歐洲隨處

都找得到，她是天真的，活潑的，甚至是非常可愛的，與現在美國的Gold-digger 一比較起來，真會使我們作無限的感慨。

他死於一九一六年，享壽七十有三，那時他已是美國數一數二的文豪。他底作品還有國際的插話(An International Episode)，歐洲人(The Europeans)，某婦人底畫像(The Portrait of a Lady)等。

林疑今

戴茜米勒

第一部

瑞士國維委小城裏，有一家特別舒適的旅館。那兒真的有許多旅館；因為該處的營業是招待旅行的人們，許多旅行家還會記得它的位置是在一個非常地藍色的湖邊——是一切旅行家都應當遊覽的一個湖。這種營業機關在那個湖濱是整排地連綿不斷，從最新式的『大旅館』——帶有雪白的屋面，一百個洋臺，屋頂上飄揚着一打的旗幟，——到舊式的瑞士小寄宿舍，店名用德文的字寫在淡紅色或是黃色的牆上，花園角還有一個粗拙難看的涼亭。然而在維委城許多旅館中，有一家著名的，甚至是古典的，以奢華和老到的風氣，跟許多崛起的鄰家相異。這地方一到六月，美國遊客非常多；在這時期中，維委城真的

可以說略有美國避暑地的特點。這裏的景色與聲音喚起紐普特，薩拉多加的幻影與回響。時髦少女們輕步翩然地走來走去，細洋紗裙邊的繚繞聲，早晨有跳舞的音樂聲，時時有又尖又高的人聲。你在特洛伊斯·哥倫涅斯優等旅館中會有這種印象，在幻想中似乎是身入海洋大旅館，或是國會大旅社。但是我們必須加上贅言在特洛伊斯·哥倫涅斯旅館中，還有許多大不相同的特色：整潔的德國侍者，像是公使的秘書；俄國公主坐在花園中；波蘭小孩子走來走去，牽着保姆們的手，望得見美蒂山峽日光的山頂，紫龍堡優美的樓塔。

一個美國青年心中所最先想起的，我不曉得到底是類似，抑是不同，他在兩三年前，坐在特洛伊斯·哥倫涅斯旅館的花園裏，懶懶地望着周圍的美景——我在上面所提起的。當時是美麗的夏晨，不論這位美國青年用那種式樣去看東西，一切都是美麗迷人。昨天他從日內瓦

搭小輪船來望望他的嬌母，嬌母在旅館裏。青年在日內瓦住了好久。但是他的嬌母頭痛——她幾乎時時都頭痛——現在她把自己關在房間裏，聞着樟腦，因此青年可以隨意走來走去。朋友們一說起他，常常說他在日內瓦『研究』他的敵人說起他——但是，無論如何，他沒有敵人呀；他是非常可愛的傢伙，人人歡喜。我所要說的只是：有些人們說起他，確說他現在久住在日內瓦的理由是他非常迷戀一個貴婦——一個外國貴婦——年紀比他大。很少美國人——我想真的一個都沒有——曾見過這位貴婦，是一位有些奇聞的。但是魏德彭對於喀爾文宗的小都市有一個舊的愛戴；做孩子的時候，他曾在那兒上學，後來又到那兒進大學——他的環境製成許多少年的友誼。他還保留許多友誼，對於他，這是大滿意的泉源。

敲了嬌母的門，曉得她略帶微恙，於是他到城裏去走走，然後回來。

喫早飯。現在他已喫好早飯；但在喝一小杯的咖啡，一個公使隨員一般的侍者把他的咖啡放在園中的小桌上。他終於喝完咖啡，而點了一支香煙。俄而有一個小孩子沿着草徑走來——一個九歲或是十歲的頑童。孩子的身體配不上他的年紀，面上有老大的容態，蒼白的顏色，又小又尖的面孔。他穿着短袴與紅色的長襪，顯露他那可憐的細脛；他也披着一條鮮艷的紅肩巾。他的手裏握着一支鐵頭長杖，用手杖的尖端塞入任何碰到的東西——例如花床啦，園凳啦，以及婦女衣服的拖曳物等等。他在魏德彭的面前站住，以一對銳利貫穿的小眼睛望着他。

『你肯給我一塊糖嗎？』他用又尖又硬的小聲音問道——未成熟的聲音，然而並不是年輕的。

魏德彭瞥一瞥旁邊的小桌子，桌上放着他的咖啡食具，看見還剩留幾塊小糖。『好的，你可以拿一塊去吧，』他回答；『但是我不以為糖

對於小孩子是有益的。」

小孩子走上前去小心揀了三塊切開的糖，兩塊糖藏在袴袋裏，第三塊即刻放在另一地方。他把鐵頭手杖當做鎗一般塞進魏德彭的甕子，而試以他的牙齒咬斷糖塊。

『噢，天哪；它是硬——硬的！』他喊了出來，以特別的格式拼出形容詞『硬』字。

魏德彭即刻覺得他可以有聲明這孩子是他本國人的榮譽。『小心別傷害你的牙齒，』他父親一般說道。

『我沒牙齒可以傷害了。它們都已脫落了。我只有七支牙齒。昨天晚上我的母親計算它們，馬上再有一支脫落。她說牙齒再脫落，她要攔我。我無法救濟。這是因為這個舊歐羅巴。使它們脫落的是這裏的氣候。在美國，它們並不脫落，這是因為這些鳥旅館。』

魏德彭很快活。『假如你喫了三塊糖，你的母親一定會攔你，』他說。

『那麼，她應該給我糖菓了，』他那年輕的對談者答道。『這裏我找不到糖菓——美國糖菓。美國糖菓是最好的。』

『而美國小孩子是不是最好的？』魏德彭問道。

『我不曉得。我是一個美國孩子，』孩子說。

『我看你是最好的孩子中的一個！』魏德彭大笑着。

『你是美國人嗎？』活潑的男孩追問着。於是，聽了魏德彭確斷的回答以後，便宣言道：『美國人是最好的。』

他的同伴謝謝他的恭維；那個孩子，現在跨在鐵頭手杖上，站住腳望望他的周圍，同時他又攫食第二塊糖了。魏德彭欲知自己做孩子時是否歡喜喫糖，因為他被帶到歐洲來時，近乎這個年紀。

『我底姊姊來了！』半晌以後孩子喊着，『她是美國女子。』

魏德彭沿草徑望去，看見一個美麗的，年輕的貴婦走向前來。『美國女子是最好的女子！』他對年輕的同伴愉快地說道。

『我底姊姊不是最好的！』孩子宣言道。『她常常怒罵我。』

『我想像這是你的錯處，不是她的，』魏德彭說道。當時那位年輕的貴婦走近來了。她穿着白洋紗的衣服，有一百個縐邊與裙邊，以及淡白色的絲帶結。她沒戴帽子；但她的手中支着一把大陽傘，帶有一圈刺繡的闊邊；她美麗得令人驚嘆。『多麼美麗呀！』魏德彭想着，在座位上挺直而坐，好像準備站起身來一般。

年輕的貴婦在他的凳子前面停住，接近俯瞰全湖的圍欄。小孩子現在把爬山的鐵頭手杖改爲撐竿，在沙礫上作撐竿跳高，而稍爲把沙礫踢了起來。

『蘭朵夫，』年輕的貴婦說，『你在「做」什麼呀？』

『我在爬上亞爾卑斯山，』蘭朵夫回答。『這樣子！』他再作一個小小的跳躍，把沙礫濺在魏德彭的耳朵邊。

『他們下來是這樣子，』魏德彭說道。

『他是美國人！』蘭朵夫用又小又硬的聲音喊道。

那年輕的貴婦對於這個宣言毫不注意，只是直直望着她的弟弟。『得，我猜想你還是安靜些吧，』她簡單地說出。

魏德彭覺得似乎已被介紹了。他站起身，向少女緩緩走過來，丟開他的香煙。『這個小孩子已與我相識了，』他很有禮地說。在日內瓦，他完全覺到一個青年不能隨意與未婚的少女交談，除非是在某種少有的情形之下；但是在維委，什麼情形比現在的更好呀？——一個美麗的美國少女在花園裏走的時候來，站在你的面前。然而這個美麗的美國

少女聽了魏德彭的話以後，只是瞥瞥他；於是她轉頭望過欄杆，望着湖與對面的山。他欲知自己是否太唐突；但他決心與其倒退，不如再進攻。當他思索再要說什麼話的時候；那位年輕的貴婦再轉頭向小孩子說道：

『我歡喜曉得你從什麼地方弄到這支竹竿。』

『我買的。』蘭朶夫回答。

『你的意思不是要把它帶到意大利去嗎？』

『是的，我要帶它到意大利去，』孩子宣言。

少女望望衣服的前面，撫平一兩個絲帶結。於是她再把眼睛去望着風景。『得，我猜想你還是把它留在什麼地方吧，』半晌以後她說。

『你們要到意大利去嗎？』魏德彭以很尊敬的聲調詢問。

年輕的貴婦再瞥瞥他。『是的，先生，』她回答。於是她不多說別的

了。

惑。

「你們是——是不是要經過新伯羅？」魏德彭追問着，有一點困

惑。『我不曉得，』她說，『我想那是什麼山。蘭朵夫，我們要經過什麼山去呀？』

『去什麼地方？』孩子詢問。

『到意大利。』魏德彭解釋。

『我不曉得，』蘭朵夫說。『我不要去意大利去。我要到美國去。』

『噢，意大利是美麗的地方呀！』青年回答。

『你在那裏買得到糖菓嗎？』蘭朵夫響亮地問着。

『我希望沒有，』他的姊姊說。『我想你的糖菓已喫够了，而媽媽也這樣想。』

『我沒糖菓喫極久了——已有一百個星期了！』孩子喊着，還是跳來跳去。

年輕的貴婦檢視她的裙邊，而再撫平她的絲帶；俄而魏德彭冒險去批評風景的美麗。他停住困惑了，因為他開始覺察到她本身完全不困惑。她那迷人的面容毫無更迭；顯得她既非激怒也不慌忙。就是在他對她說話的時候，她眼睛看到別處去似乎沒特別傾聽他，這只是她的習慣，她的儀態。然而，他多說一點而指出風景中有趣的景物，——顯然是她所不熟識的——以後，她漸漸增加眼線的恩惠給他；這刻他看出這種眼線純是直接坦白，而無畏縮的。但是這並不是所謂非禮的顧盼，因為這位少女的眼睛是特別地真誠和清鮮。眼睛是美麗得使人驚愕，魏德彭真的好久沒見過比這位優美的本國婦人種種面容更美的東西——如她的容顏，她的耳鼻以及她的牙齒等等。他對於女性美最會

鑑賞，他染有觀察與分析這種美的嗜好；至於這位少女的面孔，他作了許多觀察。面孔并非平淡無味，但並沒正確地富於表情；雖則是非常細膩，魏德彭心中很寬恕地評判她爲稍欠雕琢上的完美。他假想蘭朶夫君的姊姊大概是賣弄風情的女子；他深信她有她的精神，但是她那副明亮的，甜美的，淺顯的小面孔，並沒有嘲笑和諷刺的神情。她是好談話，不久便顯然了。她告訴他說她們要到羅馬去過冬天——她和她的母親，和蘭朶夫。她詢問他是否是『真正的美國人；』起初她不相信他是一個美國人；他似乎比較像個德國人——這句話在稍猶豫後才說出一——尤其是當他說話的時候。魏德彭大笑，回答說他曾會見說話像美國人的德國人；但是照他所記憶的，他從來沒會見說話像德國人的美國人，這刻他請她去坐在他剛剛離開的凳子上豈不較爲舒適。她回答說她喜歡站着喜歡走動；但是未幾她便坐下了。她說她是生於紐約州